


集部

# 松雪齋集卷六

元 趙孟頫 撰

## 雜著

### 樂原

樂本乎律律始於數正於度度曷從而正之曰以候氣正之何以知其然也古者有絫黍之法黍之為物也大小不齊就取其中者從絫之而然橫絫之而否是故不

可以為定法也必擇土中使善歷者候氣焉氣應則律正律正則度正矣較之絫黍之為不亦善乎律之長短鄭氏之法不可易也是其上下之所以相生也所以隨時而變易也夫音之清濁定於管之長短凡其空圍則一而已矣非有大小之異也先儒制律有大小之異者非愚之所知也律不可以徒律徒律不可以為樂必施之於音而後樂生焉用之而天地應鬼神格人民和故曰移風易俗莫善於樂世衰道微流為賤工之事為士

者益恥之豈特不以為已任而已哉然樂之所以動天地感鬼神移風易俗者不可毫釐差也禮運曰五音六律十二管還相為宮謂律之各自為宮而商角徵羽從之也仲冬之月律中黃鍾夫黃鍾為宮則太蔟為商姑洗為角蕤賔為變徵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此自然之理也還之於律而七音備矣被之於器而八音諧矣大呂而下亦猶是也今之樂以四清混於七音之中豈不謬乎黃鍾為衆律之祖宮聲為衆音之君皆

尊而無二者也惟其然也是以有清聲焉此聖人作樂之妙用也還宮之法黄鍾之均無清聲謂黄鍾為宫則商角徵羽以漸而清自然順序不待用清聲也大吕為宫則黄鍾為變宫還宫之法宫為濁變宫為清若乃大吕均以黄鍾為變宫則是變宫反濁於宫矣是上陵之漸也而可乎於是以黄鍾之清聲代之夫清聲者豈於十二律之外他有所謂清聲者哉黄鍾之為四寸二分寸之一是黄鍾之清聲也豈惟黄鍾為然十有二律皆

有之今也不然四清之外無有也必欲復古則當復八清八清不復而欲還宮以作樂是商角徵羽重於宮而臣民事物上陵於君也此大亂之道也

琴原

琴也者上古之器也所以謂上古之器者非謂其存上古之制也存上古之聲也世衰道微禮壞樂崩而人不知之耳琴絲音也非絲無以鳴然而絲有緩急聲有上下非竹無以正之竹之為音一定而不易是以用之正

緩急而定上下也是故音十有二均調琴之法亦十有二而世俗一之黄鍾之均一宫二商三角四徵五羽六七比一二大吕太蔟如之夾鍾之均二宫三商四角五徵一羽六七比一二姑洗如之中吕之均三宫四商五角一徵二羽六七比一二蕤賓林鍾如之夷則之均四宫五商一角二徵三羽六七比一二南吕如之無射之均五宫一商二角三徵四羽六七比一二應鍾如之如之者非同之如其徵之應而緩急不同也茍為不同則

曷從而正之曰以管正之也黄鍾之均一絃為宫吹黄鍾之管以合一絃而後絃正自是以降以大吕合大吕以太蔟合太蔟無不正矣夾鍾之均十絃為宫合之無以異也中吕之均三絃為宫合之無以異也夷則之均四絃為宫無射之均五絃為宫合之亦無以異也此十有二均之大略也夫一絃為宫者至五絃而止五絃而止者五音之外不可加也二絃為宫者一絃還而為羽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絃代之三絃為宫者一二還而

為徵羽徵羽不可以濁也故以六七代之其正體不出乎五絃也其所以七絃者亦清聲還宮也至於四絃為宮者則羽不足矣不亦窮乎曰羽在三絃七徽之上以按聲求之亦清聲也此琴之大略也

五柳先生傳論

志功名者榮禄不足以動其心重道義者功名不足以易其慮何者紆青懐金與荷鉏畎畆者殊途抗志青雲與徼倖一時者異趣此伯夷所以餓於首陽仲連所以

欲蹈東海者也矧名教之樂加乎軒冕違巳之病甚於凍餒此重彼輕有由然矣仲尼有言曰隱居以求其志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未見其人嗟乎如先生近之矣

夷齋說

孟頫往年仕京師識田君潤之及來佐濟南田君長山東廉訪幕府從遊既久出一卷示孟頫則疎齋盧公所書潘君記夷齋之文也夷齋者田君所居室之名也天

下之名居室者衆矣而君獨名之曰夷者所以見君之心也夫夷之為言平易坦夷之謂也老子曰大道甚夷是也田君自少年仕御史府無傾險刻薄之私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夷與險對者也嘗試言夫險者則夷之義自見今夫天下之險無踰於水水之險則有呂梁灩澦若江若河以至於海而水之險極矣然舟楫既具人力既盡則若履平地其或至於顛覆蓋有幸不幸存焉耳若夫人心之險又非水之能喻也談笑而戈矛生謀

慮而機穽作不飲而醉不酖而毒同則刎頸膠漆異則對面楚越及其至也以錙銖之利毫釐之忿使人上下乖骨肉離險之禍可勝言哉田君無是也則其名齋曰夷不亦宜乎因田君之意推而為之說以頌田君之德而警夫世之險者焉

趙郡李氏世譜

李氏嬴姓帝顓頊之後大業生女華女華生臯陶字庭堅為堯大理以刑法助敎化歷虞夏商子孫守其官以

官為氏至紂之時理徵字德靈以直道不容於朝其妻陳契和氏與子利貞避難伊侯之墟食木子得全改理為李利貞亦娶契和氏生昌祖為陳大夫五世孫碩受采地於宗周康王食苦碩孫乾字文果周上御史大夫娶益壽氏女嬰敷生耳字耼一字伯陽柱下史掌三皇五帝之書耳自著書名老子其言至深周道衰去西之流沙不知其所終孫宗字尊祖魏大夫世所稱段干木即其人也孫兊相趙惠文王惠文王有沙丘之難兊發

兵救之微兊趙幾不全自兊始居趙郡為趙郡李氏之祖六世孫曇字貴遠入秦為御史大夫葬柏人西四子崇辨昭璣崇字伯祐秦隴西守是為隴西李氏之祖孫信字有成大將軍滅燕斬燕太子丹始皇帝稱之以為能孫廣漢前將軍匈奴號之為飛將軍十六世孫暠西涼武昭王為唐始祖追尊興聖皇帝此其尤盛者也璣生牧相趙封武安君北破林胡拓地千餘里西却秦人之師始皇帝用頓弱之説縱反間於趙趙殺牧秦滅趙

收弟齊居中山尚食監高祛為文帝言以為賢將者也
收孫左車仕陳餘封廣武君漢大將韓信聞陳餘不能
用廣武君之策乃敢下兵井陘擊陳餘泜水上信已破
陳餘購千金求廣武君師事之曾孫秉字世範漢潁川
太守徙潁川六世孫脩字伯游後漢太尉生膺字元禮
司隸校尉中常侍張讓弟翔為野王令無道殺孕婦畏
膺棄官歸京師匿讓舍合柱中膺率吏攻翔殺之生瓚
瓚謹曹操微時數從瓚遊瓚以意厚之語子宣等曰孟

德英雄也天下亂非孟德不能定張孟卓袁本初雖與吾親舊皆不足依孟卓名超廣陵太守本初名紹冀州牧後諸子果賴操得免於難及操破紹乃舉家還趙郡瑾四世孫楷字雄萬晉司農丞治書侍御史避趙王倫之難北徙常山五子輯晃芬勁叡叡字幼黄高平太守居巷東為東祖勁字少黄治書侍御史與兄芬居巷西為西祖輯字護宗高密太守自楷時徙平棘自平棘復徙柏人子慎敦世甚微從叔晃還趙郡晃字仲黄鎮南

府長史共稱南祖其別宗為江夏遼東漢中三房子孫
咸盛魏齊周隋之世多為大官至唐位宰相者十七人
曰游道曰藩曰固言曰日知曰敬玄曰伸曰元素曰絳
曰嶠曰珏曰懷遠曰吉甫曰德裕曰泌曰磎曰鄘曰安
期蚤能以功名著於世者泌與吉甫父子泌字長源少
年慕神仙不死之術隱華山天寶之亂肅宗使人訪得
之帝與俱出入軍中指之曰衣黃者聖人衣白者山人
繼相代宗德宗受命於艱難之際使唐室再造危而復

安大縣皆泌之功也所與共事者乃李輔國盧杞之徒能以智自免故君子以泌比張子房吉甫之系出西祖子隆字太彝後魏阜城令六世孫祖威唐倉部郎中生思行嘉州刺史孫栖筠為工部侍郎關中舊仰鄭白二渠溉田而豪戚壅上游取磑利且百所奪農用十七栖筠奏毀之歲益租二百萬平盧行軍司馬許杲將潰卒渡江東欲為變拜栖筠浙西觀察使杲懼而逃拜御史大夫元載竊國柄橫甚代宗倚栖筠使圖之栖筠見帝

牽制不時決憂憤而卒子吉甫字弘憲自代宗時以姑息御藩鎮有終身不易地者吉甫相歲中易三十六鎮劉闢反於蜀李錡反於吳用吉甫計卒斬闢與錡每為憲宗言藩鎮不奉命則朝廷不尊伐叛之謀當以時決李逢吉沮其功心甚恨之及吳元濟擅立則自請至淮西招之不從必俘以為獻會暴疾卒吉甫長於政事所推多賢士大夫盡其職元和之治視貞觀開元蓋庶幾焉生德裕字文饒力學卓犖有大節尤善著文徐州王

智興給天子築壇度僧資國家大福德裕為御史中丞

言江淮閒失男子六十萬人非小變詔止之徙劒南節

度使建籌邊樓按南道山川與蠻相出入者圖之左西

道山川與吐蕃相出入者圖之右部落衆寡饋餉遠邇

曲折咸具召習邊事者與共計敵情偽盡知之請安定

人為甲觧州人為弓杭州人為弩器械必犀利率戶二

百取一人教戰復勿事緩則農急則兵分為十一軍號

雄邊軍武宗立召相德裕唐自中葉數困於西戎党項

回鶻吐蕃更相誅亂邊德裕以數應之使勢虧不能𥙟為大變是時兵屢勝瀕河將盡惴不敢動武宗之治號為中興宋盛時糸趙郡而達者昉字明遠饒陽人周開封尹宋太祖時貶道州司馬再貶延州别駕治生為終老計遣使召之久而後至太祖望見昉大喜曰趙普不妄薦人昉再相持重知大體嘗舉王旦謂必為太平宰相後果如其言沆字太初臨洺人相真宗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王旦參知政事以為細事不足煩上聽沆

曰人主少年當使知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狗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興矣吾老不及見君他日之憂也大中祥符之際丁謂等以天書惑帝治宫室費財鉅萬萬王旦欲諫則業已同之欲去則上遇之厚不忍去大以爲恨寇萊公薦丁謂流不用準怒曰謂才不足用耶準言不足聽耶流曰謂不可使在人上準曰謂可使在人下乎流歎曰君必悔之謂相果逐萊公故世稱流爲聖相迪字復古濮陽人舉進士第一與王曽並

相於國家大計多所匡正昉傳以為德裕次子比部負外郎渾之後居饒陽五公里金末裔孫成避亂徙博陵葬祖父博陵西北亂甚徙河南久之復還河北居瀛州之參戶又為參戶人三子謙榮瑄謙字仲默生信德信生遜遯遷遹德生造達適遐榮字茂之勤於為生能斥其餘以與人鄉里稱為長者生秀世英秀字子實有大才幼孤以善事母稱嗛口之食便體之衣有不須也未有須而後具焉者母亦甚安之遂不忍去其母而仕敎

子弟嚴以身率之故子弟能力學以自赴於成人饒陽之緒幾至是而復生迪字光道大元吏部郎中有能名生逸通世英字仲傑生遜述遜漢陰主簿生植述太子洗馬瑄生義居仁義生其居仁生道道生高麗吳興趙孟頫曰余官太史氏識光道屬余序其世家余乃為泝沿得其世次如上而次叙之李氏之出趙郡者傳二千餘年達者不可勝數蓋臯陶之烈也今光道賢而能官祖父皆有積德其後當益大云

序

書今古文集注序

詩書禮樂春秋皆經孔子刪定筆削後世尊之以為經以其為天下之大經也秦火之後樂遂無復存詩書禮春秋由漢以來諸儒有意復古殷勤收拾而作偽者出焉學者不察尊偽為真俾得並行以售其欺書之古文是已嗟夫書之為書二帝三王之道於是乎在不幸而至於亡於不幸之中幸而有存者忍使偽亂其間耶又

幸而覺其偽恐無述焉以明之使天下後世常受其欺耶余故分今文古文而為之集注焉嗟夫可與知者道難與俗人言也余恐是書之作知之者寡而不知者之衆也昔子雲作法言時無知者曰後世有子雲必愛之矣庸詎知今之世無與我同志者哉

印史序

余嘗觀近世士大夫圖書印章壹是以新奇相矜鼎彝壺爵之制遷就對偶之文水月木石花鳥之象蓋不遺

餘巧也其異於流俗以求合乎古者百無二三焉一日過程儀父示余寶章集古二編則古印文也皆以印印紙可信不誣因假以歸采其尤古雅者凡模得三百四十枚且修其考證之文集為印史漢魏而下典刑質樸之意可髣髴而見之矣諗於好古之士固應當於其心使好奇者見之其亦有改絃以求音易轍以由道者乎

贈趙虞卿序

平陽趙虞卿從其兄來吳與兄卒官虞卿因留不去蕭

然逆旅無一簞之儲飯豆茹虀衣裼垢敝處之無窮愁之色人或饋者亦欣然弗拒及遇人有不足輒乞之無吝情觀其人啗然無所為聽其言淵乎以道而其弈又通天下之善弈者也人不知未嘗言人知之未嘗矜意其胷中有得故外物不足以累之嗟夫人患無所得即有得雖千金之富駟馬之貴若將浼焉虞卿其肯以此易彼耶孔子曰志於道據於德依於仁游於藝若虞卿者所謂游藝志道者耶虞卿居吳與久吾黨之士往往

與之遊於是相與賦詩贈之而趙孟頫又為之序

送吳幼清南還序

士少而學之於家蓋亦欲出而用之於國使聖賢之澤沛然及於天下此學者之初心然而往往淹留偃蹇甘心草萊巖穴之間老死而不悔豈不畏天命而悲人窮哉誠退而省吾之所學於時為有用耶為無用耶可行耶不可行耶則吾出處之計瞭然定於胸中矣非苟為是栖栖也近年以來天子遣使者巡行江左搜求賢才

與圖治功而侍御史程公亦在行程公思解天子渴賢之心得臨川吴君澄與偕來吴君博學多識經明而行修達時而知務誠稱是舉矣而余亦濫在舉中既至京師吴君翻然有歸志曰吾之學無用也迂而不可行也賦淵明之詩一章朱子之詩二章而歸吴君之心余之心也以余之不才去吴君何啻百倍吴君且往則余當何如也吾鄉有敖君善者吾師也曰錢選舜舉曰蕭和子中曰張復亨剛父曰陳慤信仲曰姚式子敬曰陳康

祖無逸吾友也吾處吾鄉從數子者游放乎山水之間而樂乎名教之中讀書彈琴足以自娱安知造物者不吾舍也而吾豈有用者哉吳君行有日謂余曰吾將歸遊江浙求子之友余既書所賦詩三章以贈行又列吾師友之姓名使吳君因相見而道吾情至杭見戴表元率初者鄞人也鄧文原善之者蜀人也亦吾友也其亦以是致吾意焉

送凌德庸赴淮東憲幕序

世所謂丈夫者率盛氣大言驕岸倨肆常易一介之士
至一介之士當仁不讓奮然仗義與人爭是非不肯碌
碌苟止亦非世所謂丈夫者所能也凌君德庸與余居
同邦生同年今年之春相遇都下握手言笑若有雅故
蓋適千里者見似人而喜況余同邦同年者哉然余所
以與凌君相得者又有出於是余聞凌君往年司獄建
昌因有寃皆為平反之與其上官抗略無少假借府史
固無論甚者與察司往復折難無詭隨依阿聲凌君位

甚畀無當路之援容顏不能動人世所謂丈夫者常易之安知凌君自處者不畀也彼凌君所恃者以吾之是却彼之非而已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義豈虛言哉今凌君入淮東憲司幕府亦粗可以行其志矣夫數畧竭澤盛世不設深文苛察亦君子不為也使吏不得以賕賂行私意不敢以架漏欺公家則淮東之民實被聖上寛仁之澤抑豈獨余之望將使世所謂丈夫者知一介之士所守如是是非可易者豈不偉與

於其行書此以為贈凌君其或有取焉

第一山人文集序

宋以科舉取士士之欲見用於世者不得不繇科舉進故父之詔子兄之教弟自幼至長非程文不習凡以求合於有司而已宋之末年文體大壞治經者不以背於經旨為非而以立說奇險為工作賦者不以破碎纖靡為異而以綴緝新巧為得有司以是取士以是應程文之變至此盡矣狃於科舉之習者則曰鉅公如歐蘇大

儒如程朱皆以是顯士舍此將焉學是不然歐蘇程朱其進以是矣其名世傳後豈在是哉王君壯歲自弱冠賦聲滿塲屋間取鄉舉如拾芥非唯王君視功名唾手可得一時之士亦孰不以高科期之邇來科舉既廢王君出其胸中之藴作為詩文成數巨編暇日攜以見過求余為之序余讀一再過文不苟作字不苟置意深而氣直涵泳書易出入騷選宜可以名世傳後而非一時科舉僥倖求合於有司之作也非自拔於流俗者能若

是耶余既為是說遂書以為王君文集序王君名方叔字壯猷其先自盱眙徙吳興故推其所自題其編曰第一山人文集云

陳子振詩序

予友鄧善之張仲實陳無逸皆英爽之士其言語文字足以雄一時予愛之重之一日而得三子者之書皆曰吳中陳子振佳士也尤長於詩今將求序引於子子久杜門閉詩人之款予也喜甚急出肅陳君陳君袖出其

所為詩文曰壯遊集八卷余益喜亟取讀數篇陳君誠能詩獨未解所謂壯遊名集者意陳君南適越北之燕趙東遊齊魯而西走秦晉凡天下名山大川如岱華太行江淮河海皆嘗歷覽其形勢而窺其秘奥故以是名之耶然讀之終篇其所至不過吳中數郡而已陳君吳人也其遊不出於吳而名其集曰壯遊余甚惑焉思而不得其說則以問諸陳君陳君曰遊豈有遠近哉顧壯懷何如耳至讀君自序有曰不好追蹈前人法則嗟乎

若是者雖余亦壯之而遊何必廣哉古之作序者皆序所以作者之意故余因其名集而為之序若夫詩文之美觀者當自得之不待余言之贅也贅而贊之余懼非作序之法也又集中有贈葉文炳詩云墨妙當今亞子昂余不識葉假令葉善書當追配古人余書何足重於世而云然哉余甚愧焉請陳君為删之

## 薛昂夫詩集序

嗟乎吾觀昂夫之詩信學問之可以變化氣質也昂夫

乃西戎貴種服旃裘食湩酪居逐水草馳騁獵射飽肉勇決其風俗固然也而昂夫乃事筆硯讀書屬文學為儒生發而為詩樂府皆激越慷慨流麗閑婉或累世為儒者有所不及斯亦奇矣葢昂夫嘗執弟子禮於須溪先生之門其有得於須溪者當不止於是而余所見者詞章耳夫詞章之於世不為無所益葢今之詩猶古之詩也茍為無補則聖人何取焉繇是可以觀民風可以觀世道可以知人可以多識草木鳥獸之名其博如此嗟

乎吾讀昂夫之詩知問學之變化氣質為不誣矣他日昂夫為學日深德日進道義之味淵乎見於詞章之間則余愛之敬之又豈止於是哉

左丞郝公注唐詩鼓吹序

鼓吹者何軍樂也選唐詩而以是名之者何譬之於樂其猶鼓吹乎遺山之意則深矣中書左丞郝公當遺山先生無恙時嘗學於其門其親得於指授者蓋非止於詩而已公以經濟之才坐廟堂以章布之學研文字出

其博洽之餘探隱發奥人為之傳句為之釋或意在言外或事出異書公悉取而附見之使誦其詩者知其人識其事物者達其義覽其詞者見其指歸然後唐人之精神情性始無所隱遁焉嗟夫唐人之於詩美矣非遺山不能盡去取之工遺山之意深矣非公不能發比興之蘊世之學詩者於是而紬之繹之厭之飫之則其為詩將見隱如宫商鏗如金石進而為詩中之韶濩矣此政公惠後學之心而亦遺山裒集是編之初意也耶公

命為序不敢辭謹序其大意云

皇朝字語觀瀾綱目序

余嘗讀北史見當時巨族貴種皆以工譯語相高其閒雖時見一二語恨無文字相傳不知作如何云云也蓋譯語皆有聲而無文雖欲傳其可得乎聖朝混一區宇乃始造為一代之書以文寄聲以聲成字於以道達譯語無所不通蓋前代之所未有也古婺王伯達深解其義編集是書曲盡微妙其亦善言語之良師也古人有

言塗無遠而不彌理無微而不綸余於是書亦云

送田師孟知河中府序

予讀漢史至循吏傳觀古循吏之所為政事教化之所感召能使蝗不入境虎渡河去民至稱之為父母嗟乎何以得此於民哉三代而上未置郡縣循吏之名未立蘇漢以來士大夫之賢者茍不得一郡一邑而為守令政事不見於世德澤不及於民何由列於史官使循良之名愈久而常存也予友田侯師孟以儒家子弱冠而

仕於朝且三十年若銓選財用刑名凡國家急務莫不周知而練達而又未嘗一日廢書故於經史百家悉能深知其義而不同於流俗朝家循序而遷得知河中府或謂如侯者當位之於朝出其所學上為朝廷羽儀展其所長亦足以裨補於明時予謂不然以師孟之才且賢得一城而守之宣布聖天子德澤下及於百姓將古循吏復見於今日矣河中古蒲阪舜所都也有虞氏之遺風存焉民淳而事簡亦師孟之所樂也一旦聖天子

摧天下之治最者而大用之必自河中始於其行羣公賦詩贈之而孟頫為之序俟名行師孟其字云

劉孟質文集序

文者所以明理也自六經以來何莫不然其正者自正奇者自奇皆隨其所發而合於理非故為是平易險怪之別也後世作文者不是之思始誇詡以為富剽疾以為快詼詭以為戲刻畫以為工而於理始遠矣故嘗謂學為文者皆當以六經為師舍六經無師矣江右劉君

其年甚盛氣甚充作為詩文數百篇其鋒殆不可當然竊思劉君之才過多若有不必作而作者夫六經之為文也一經之中一章不可少一句一字不可闕蓋其謹嚴如此故立千萬年為世之經也余老病廢學劉君不以余為不肖一再下問不敢不以誠告劉君以余言為然耶則一以經為法一以理為本必不可不作者勿使無可不作者勿使剩如此他日當追配古人豈止廁屈賈之壘短曹劉之牆而已哉

南山樵吟序

南山樵吟者吴君仲仁所為詩也詩在天地閒視他文最為難工葢今之詩雖非古之詩而六義則不能盡廢由是推之則今之詩猶古之詩也夫鳥獸草木皆所寄興風雲月露非止於詠物又况由古及今各有名家或以清澹稱或以雄深著或尚古怪或貴麗密或舂容乎大篇或收斂於短韻不可悉舉而人之好惡不同欲以一人之為求合於衆豈不誠難工哉必得其才於天又

充其學於已然後能盡其道耳吳君年盛資敏不以家事廢學故其為詩清新華婉有唐人之餘風此予所以深嗟累歎愛之不能已也山谷道人有言曰本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此作詩之良法予既序樵吟復告之以是者所以起吳君也吳君名壽民仲仁其字南山其自號云

古今歴代啓蒙序

金陵王君元勗取自三皇五帝以來事跡編為四言又

韻其語欲以教童蒙使之誦習俾知古今攜以見示求為序引余聞古者八歲入小學十歲學書計幼儀十有三年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自是以往博學不教未嘗以知古今責童子也後世欲子弟早成應對之閒便以不知古今為恥故為師者亦必以是求合於學者之父兄蓋自唐李瀚已有蒙求矣若蒙求之類以十數皆不行於世獨蒙求尚有誦習者良由蒙求語意明白易誦故耶然皆不若王君所編為包括古今該備治亂

不悖於先儒之論議於小學不為無補然余疾讀一過猶以事跡之繁有非童子所能悉者雖成人亦可讀之以為歷代史記之目也若王君之用心不既勤矣乎敬題其卷首而歸之

玄武啓聖記序

易曰天一生水地六成之夫一者數之始也水者萬物成形之始也生數奇成數偶於位為北北者背也北方象人背故北極出地最高又北之為文從人相背陽至

冬至而止又自冬至而復生於卦為坎水之為文象形為坎卦東西分流於乾坤之四德為貞貞者正而固也二義太玄擬易於貞曰罔㝠亦二義在天斗牛女虛危室壁七宿列於北方成形為玄武玄武者龜蛇也青龍白虎朱雀皆一物而玄武獨二物不謂之龜蛇而謂之玄武玄之為色赤而黑龜蛇則然有鱗甲武之象也玄武之神始降宋真宗時為祠徧天下大元之興實始於北方北方之氣將王故北方之神先降事為之兆天既

告之矣武當山在西南方巍然高且大玄武神依焉黑衣被髮仗劒而踐龜蛇人往往見之至今常然五龍觀主張君洞淵篤於信道强立不撓皇太后聞而召之會京師大旱自去年九月不雨至於四月天子以為憂皇太后使人持香從張君禱焉先雨張君為之日時已而果然大雨累數日乃止遠近皆霑足皇太后厚賜之盡分其徒不以一錢私已其行若是真所謂絶無而僅有者也是宜神之相之也張君持所刋啓聖記徼余為序

余為誦所聞而書之

清權齋内藁序

清權子處山林而不忘乎世故混人事而不累於塵俗一草冠一布衣逍遥天地之間傲睨景物之表歌聲琅然若出金石古所謂磈磈列缺魁詭譎怪之士吾何幸聞其言誦其書耶古之能言者去之千載或數百年皆不得而見之所賴而傳者書也然則余雖未得與清權子談固已因其書知其人矣亦有因余言而得清權之

心者孚子名石翁姓黃氏清權其自號云

葉氏經疑序

大凡讀書不能無疑讀書而無所疑是蓋於心無所得故也無所得則無所思不思矣何疑之有此讀書之大患也善讀書者必極其心思一字不通弗舍之而求一句一句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章一章不通弗舍之而求一篇夫如是則思之深思之深則必有疑因其疑而極其心思則其有得也凡書皆然經為甚何者六經其來

最古傳之久而訛謬生焉以今人而臆度古人吾見其不能矣則夫疑之多也何怪通川葉君白首於六經凡有疑皆萃而為一編其疑之淺深固未易遽釋而其所以疑者有以見葉君之用心於經書而非泛泛口耳之學所可同年而語矣葉君以僕嘗從事於斯不遠千里來求序引故序其所以疑者覽者其詳諸

闕里譜系序

魯國孔君文昇以書抵僕示以闕里譜系求僕為之序

且自叙其世家曰文昇十二世祖諱檜後唐同光間避亂自閩里來居温州之平陽檜生奕奕生源源生實實生麗水縣丞㑹㑹生平平生達達生公志公志生處州司户參軍師古師古生炳炳生貴敬貴敬生潼孫是為文昇皇考始家於杭宋德祐末職教建康當是時大兵渡江道梗不可南因又家焉至元廿八年以官事赴大都道卒臨清文昇忍死扶柩歸葬建康而諸孤長者方十歲小者未離乳抱家貧累衆不能復歸温州既又娶

於溧陽擕諸孤就外氏以居遂為溧陽人矣竊懼久而忘其所自來故切切然以譜系為急僕嘗謂人之得姓始皆一也至其末流餘裔往往不知其所從來者歷年之多遷徙之不常而文獻之不足徵也今孔君自曲阜而温自温而建康自建康而溧陽凡三徙矣其視温之族已若温之視曲阜矣數世之後愈遠而愈疏譜系之作其可緩乎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獻不足故也孔君清修好學故

能繼紹先志纘述家譜使後世子孫知本支之傳愈久而不忘夫禮者所以敎民不忘其所自生也君子謂孔君於是乎知禮謹按自先聖至平陽府君凡四十二世至文昇凡五十四世繼自今子子孫孫修先世之志勤以譜系為事雖百世可知也歷年雖多遷徙雖不常尚何久而忘之之惧乎君字退之今為浙西廉訪掾云

高惟正吳山紀實詩序

吳僧允拙與余遊三十年一日自吳過余持臨邛高文

度字惟正所為詩見示且曰吾鄉有丁景仁自少小學於高惟正惟正既没景仁哀其師之無成而至於卒也求其遺藁得詩百篇刋諸木使行於世余聞而嘉之自師弟子之道廢世之學者其始未嘗無師及其稍有所立即以師為諱蓋不止於師死而遂倍之也而況高君之窮其生也無以為資其死也不以壽而又無子孫以繼其後景仁拳拳不忘其私淑之意必欲使其名因是編以不朽忠厚之至也推是以往則其於人倫之間從

可知已故余深嘉之而為之序若夫高君之詩清雋奇雅吾友龔子敬言之詳矣余復何言哉景仁名應榮濟陽人今居吳云

松雪齋集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松雪齋集卷八七

詳校官庶吉士臣朱　理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　臣宋枋遠

謄録監生臣王　路

松雪齋集卷七

元　趙孟頫　撰

記

吳興山水清遠圖記

昔人有言吳興山水清遠非夫悠然獨往有會於心者不以為知言南來之水出天目之陽至城南三里而近匯為玉湖汪汪且百頃玉湖之上有山童童狀若車蓋

者曰車蓋山緜車蓋而西山益高曰道塲自此以往奔騰相屬弗可勝圖矣其北小山坦迤曰峴山山多石草木疎瘦如牛毛諸山皆與水際路遶其麓遠望唯見草樹緣之而已中湖巨石如積坡陀磊磈葭葦叢焉不以水盈縮為高卑故曰浮玉浮玉之南兩小峰參差曰上下釣魚山又南長山曰長超越湖而東與車蓋對峙者曰上下河口山又東四小山衡視則散布不屬縱視則聯若鱗比曰沈長曰西余曰蜀山曰烏山又東北曰毗

山遠樹微茫中突若覆釜玉湖之水北流入於城中合苕水於城東北又北東入於震澤春秋佳日小舟泝流城南衆山環周如翠玉琢削空浮水上與船低昂洞庭諸山蒼然可見是其最清遠處耶

縮軒記

余與戴子遇於浙水之上相鄉而笑曰胡然而來乎於是握手而語促膝而坐莫逆而相與為友其游從之樂大暑金石焦草木枯大雨沾裳濡足而不以為困商論

辨析百反而不以為異已俄而戴子有歸志曰吾將歸乎四明之山遵海濵而處闢吾堂之南靁名之曰縮軒子能記之否乎曰何哉子所謂縮者戴子曰甚矣吾之㐫也吾畏人者也佘仰而聽俯而慼曰人之生也必有慊然不足於中而後畏縮怯耎之心生今子貌枯而道腴家貧而德新人將畏子子何畏於人而何縮之云乎戴子曰向也吾睢睢而于于而無與居高吾冠博吾裾自以為讀先王之書出而用之上可以佐時下不失自

娱當是時志進而已君子得時則大行不得則龍蛇吾聞之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千歲之後人將謂我愚今吾往矣木石之與居而麋鹿之與羣而已耳且子獨不見夫魚與鳥乎山林之樂江湖之性雖有韶濩之音子都之姣一旦遇之飛者決起游者深潛矣憂患怵乎吾情而事物感乎吾心世且與我違矣而欲不縮得乎余喟而歎曰吾過矣子之言是也吾喻子志矣天下莫夭於盜跖而顏子為壽莫貧於齊景而伯夷為富

萬鍾之禄君子或以為不足衮衣之榮君子或以為辱世以為石君子以為玉由是言之則子所謂縮者豈非屈於一時而伸於後世者耶

默齋記

華陰楊君士桓名所居室曰默齋而屬余為記余嘗試為之說曰言者心之所發也人心之動必形於言故凡有動於中者雖欲不言而欲不類不可得也故喜則言便怒則言躁悲則言慘憂則言塞忽則言煩戲則言

甘氣直者剛以達謀深者險而詭德厚者簡而中資美者清而高峻者必暴而支者必疑此類之所可推而君子亦以是觀人焉傳曰言行君子之樞機樞機之發榮辱之主也一言可以為榮一言可以為辱言固不可不慎也而亦不能無言也今子以默自銘豈遂欲無言乎夫陰者陽之基也靜者動之代也陰不極則陽不生靜不極不能以致動今夫雷霆之震驚凡天地之間萬物之衆蠉動喘息有知無知之殊皆鼓舞動盪氣達而甲

折其功若是然而至於秋冬之交則默然若無有者一或發聲則妖異隨之矣向使雷霆日日而鳴則吾見萬物英華將不斂英華之不斂則生意幾息又何望於遂其性哉君子之道或默或語陰陽之義也孔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老子曰大辯若訥是故人患不能默耳不患不能言也苟能默矣於言乎何有平居恂恂如不能言及夫臨大事決大議一言而人無異辭此古所謂能默者也而非無言之謂也士桓其勉之哉

## 明肅樓記

至元十六年詔立後衛親軍都指揮司設使副僉事統選兵萬人車駕所至常從營白鴈口既成官有廨士有舍糗糧有倉金鼓有樓器械有局交易有市凡軍中之政畢舉營南迫信安河西臨滹沱白溝東與郎城蛤蜊港接越六年當至元廿一年秋大霖雨明年秋又雨羣川漫流營居水中士馬告病樞密院以聞得旨移稍西於是重作圓營去卑就高舍危即安衆心胥說不日成

之士強馬蕃視昔為雄由是開屯田千頃用其農隙以講武事無坐食倉廩之弊而有古者寓兵於農之遺意焉中營為樓凡數十楹懸金鼓以警士之視聽雄偉壯麗去地百尺憑闌遠望可盡數十百里之外歲時椎牛釃酒高會饗士三令而五申之士皆不敢仰視坐作進退無不如法自衛帥以下咸請名斯樓而記之僕聞之古人有言曰兵政貴明軍令貴肅舍明與肅非政令之善者迺名之曰明肅而求集賢侍講學士宋公大書以

扃其顏方今天子聖明四海之内晏然無桴鼓之警宿
衛之士皆安生樂業利其器械足其衣食春秋屬櫜韃
簡車馬從乘輿廵幸蒐獮出入神旂豹尾之間示不忘
武備而已而諸公能於無事之時勤於軍政如此其所
謂暇且整者耶夫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況
入其營壘登斯樓見其行事者乎可以知一時將帥之
賢矣抑又聞之古之謀帥者以說禮樂敦詩書為賢詩
書禮樂疑若於將帥邈然不相及然欲使士卒皆有尊

君親上之心非是四者其孰與於此故因記斯樓之成而併書之以為諸君勉是役也諸帥既定議僉事劉公實董其事云

兗州前進士題名記

古者鄉州黨遂皆有庠序以教學者其大夫長正亦皆其鄉之長老以帥其子弟故民之從之也易夫惟其從之也易則人才之衆多匪降自天亦人力之助也金自有國以至於亡僅百年然以文取士兗州之境登進士

第者舉不乏人當金之時完未為州永平一縣而已夫一縣不為大也百年不為久也而士往往以儒科起家豈可謂非美哉劉君安仁完人也予往在江左識其人及予來燕謂予曰曩吾邦之美若是而今也則亡吾恥之思琢石大書鄉先生之以進士進者刻之學宮將使往者傳遠而不墜來者景慕而知勸且求余文為之記安仁斯言真仁人之言也古之鄉長老帥其子弟而教之其意亦若是而已自世俗觀之孰不以為迂踈不切

而安仁乃汲汲然若已有所未足而為之非知本乎夫儒者之事通乎天人而接乎聖賢推而放之可以為邦國之光卷而懷之猶不失為身脩家齊之士可不務諸於是搩討故實自天會訖於正大得三十有六人併攷其官簿書而刻之凡完州之士非其曽玄則其雲仍也盍思勉於學以無負安仁之意孔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又况以一州之庶豈無聞風而興起者哉安仁名闕今掾中書省云

賢樂堂記

延祐四年月日詔作林園於大都健德門外以賜太保曲室且曰令可為朕春秋行幸駐蹕地有司受詔越月而成南瞻京闕雲氣鬱葱北眺居庸峰巒崒㠎前包平原却倚絶𪧐山迴水縈誠畿甸之勝處也中園為堂構亭其前列樹花果松柏榆柳之屬不侈不隘克稱上意集賢大學士臣邦寧復請賜名其堂若亭乃命臣趙孟頫具名以聞於是請名其堂曰賢樂之堂孟子所謂賢

者而後樂此者也亭曰燕喜之亭詩所謂魯侯燕喜是也制曰可即日命昭文館大學士臣溥光書以賜之太保公復俾孟頫為之記以表上恩及名堂之意古者賢公卿大臣遭遇時君得志當世蓋亦有園池臺榭之觀非徒以適宴休縱逸遊而已將以散意息慮思其政求其道推其樂於天下以輔成其君也惟古之為園池臺榭也必以仁為之基義為之塗禮為之藩垣不言而信及於豚魚不動而澤被乎草木品物欣欣各得其所是

以居之而安遊之而適思之而得求之而合推其樂以及乎四海保其地可以傳乎子孫故孟子曰賢者而後樂此不賢者雖有此不樂也公以深忠碩德光輔聖明位列三公恩冠百辟而戰戰慄慄夙夜匪懈恒懼無以報聖天子之深恩近有詔進公太傅公俯伏力辭必得請而後已然後人始知有辭讓之風非賢乎况玆園池臺榭之為不作於已而受於天子且天子不以賜他臣而以賜公是天子以賢賞公而公以賢受賞君臣一德

相際如此必能推其樂保其地如古之賢者則魯侯燕喜之頌不得專美於前矣此名堂若亭之意而天下亦以此望於公也敢書以為記

大雄寺佛閣記

閼逢涒灘之歲春正月長興大雄寺僧道成使其徒得恩以書來謁曰大雄故陳之報德寺而今名則宋治平間所更也廣廷大殿規制偉傑殿北故有華嚴殿荒陋迫阸見者咸謂弗稱道成乃與居拱者謀即其地建佛閣

三十楹既成中置大像復作小像千翼之黄金莊嚴勝相備具蓋裒人之施竭己之資崇積銖寸忍可誓願歷一星周而僅有濟今拱既死而道成亦已老矣恐遂泯泯無以示後人敢以記請予竊嘉其志乃為之記曰天下之事類非苟且欲速者所能為也夫欲速則志不達苟且則功易墮吾觀二子經營謀度忘十年之久而以必成為期故能闢隘陋為高明化荆棘為岑樓繚以朱閫覆以重櫓然後視殿若廷始若無愧微夫二子堅持

之操勤篤之行弗遽弗撓安能以小致大以難致易訖不違其志如此哉其視世之苟且欲速徼倖旦莫者所成就為何如是可書已按長興為陳高祖故里寺其宅也有檜在廷直殿之西偏邑長老言當時故物也蒼皮赤文破裂奇詭而茂悅之色千載不渝余故每至輒盤桓其下而不能去及登斯閣為之四顧山川寂寥萬象蒼茫古人遺跡皆已湮沒無餘矣而此樹婆娑獨以浮屠氏故得全是豈偶然也哉則又為之咨嗟歎息而不

能巳寺在唐會昌間嘗廢至大中乃復又一百餘年當宋天聖三年寺僧志肇等始新作三門又二百闕十年而閣始建縣陳天嘉至於今其廢興大略如此寺故無紀載故余併及之使來者有攷焉

瑞州路北乾明寺記

瑞州城東北有山曰妙高登兹山者山川之高深樹木之陰森蓮花之敷芬禽鳥之翔吟凡一郡之勝萃於人目蓋俗氛所不能至而佛境之所融攝也在昔宋時祀

洪山靈峰尊者於其顛郡人禱焉雨暘弗愆而物無疵癘於是延乾明寺尼妙智俾主祠事智以苦行淨業檀施聿來因闢祠為寺而自別為北乾明焉仍乾明之名示不忘本而加北者以方所言也既乃度元勝永遠了敬紹勤為徒敬也勤也得智之道相與刻苦勵行拓故宏新而敬之徒法玉貴亨益思所以卒智之始圖乃搆堂以安清鉢築室以嚴淨居法堂西敞靈祠南啓佛天菩薩羅漢之像經律論教之藏各為大屋以覆之棟宇

之隆雕塑之巧繪畫之工黃金丹砂璀璨芬郁之飾種種莊嚴咸詣其極最後作堂於萬竹中以為宴坐之處紫節相斑森然林立如植幢蓋風生而瑯琳鳴雨集而鸞鶴舞見者驚喜至者忘歸其所成就如此而録教事者方且以事撓之若不可朝夕居元貞二年了敬乃攜其徒玉與亨之建康求直其枉遂絶長江渡大河北走京師行御史臺中丞張閭公宣政院參議達爾嘉公引以見大護國仁王寺瞻八大師以其事上聞有旨護持禁

母擾其寺且賜了敬號圓覺大師已而皇太后妃子皆憐之賜衣與食又降懿旨以其寺充位下焚修道塲度弟子出入宫掖得乗水驛往來大恩優渥可謂至矣山靈川祗亦大歡喜適中丞公行宣政院於杭敬與其徒自江右來謁公公示益顯以事狀命為文記其始末乃叙其事以為記了敬宜以遭逢自慶益自砥礪究竟六度上報國恩其徒亦宜淑慎持戒精進不退以成敬之志則庶幾無負國家崇重之意未幾中丞公拜中書左

丞將行以一大藏經與之使迎至乾明有以見中丞公之能施而二三比丘尼其道有足以動王公大人者皆可書也自智之建寺其法蓋甲乙相傳云

九宮山重建欽天瑞慶宫記

九宫之山真人居之其山之高去地且四十里殆與人境絶多壽木靈草幽花上藥𦶜蔚雚靡蒙籠蔓延於其上清泠之泉噴薄飛流於其下蓋仙遊之館而棲真之地也自真人之居是山禱焉而雨暘時祈焉而年穀熟

故宋人築宮而嚴事之其事則司業易公之記可考矣
巳未江上之役兵既解而宮燬於盜冲隱大師封君大
本與其徒思復於古昔拾瓦礫除蓁莽度材鳩工作而
新之廼作妙應之殿殿西南鄉為淵静之居東為方丈
殿南為天光之堂其上曰朝元之閣閣西龍神殿東為
藏室皆南鄉閣之南為仙遊之殿又南為通明之殿殿
西為西廡廡西為道院其東亦為廡東廡之東為齋厨
倉廩廡南為天聲之樓縣大鐘其上樓東西面又為道

院庭西東面為朝真之館中庭為虛皇之壇壇南為碑亭亭南為三門門東為化士之局西亦如之三門之南為華表其東西皆屬以周廊門南為壺天之亭又南為天上九宮之門合數百間皆雄傑壯麗儼若清都縹緲靚深疑出塵境雖仙靈之宅陰有相者亦不可謂非人力之極致也當封君時則有若某某同其勞封君既老戴君繼之最後得法師羅君希往某某成其終縣封君以來歷年三十更有道之士十數然後毀者復完廢者

復興甲者崇之缺者增之百神之象祭酒之器養生之田鼓鐘幕帟供張之具視昔有加焉豈非難哉至元丁亥孟頫奉詔赴闕始識法師羅君於京師而又與予同邸舍居久之以記為請不得辭乃叙其事而記之然余於此重有感焉使世之儒者不廢先儒之説以正誼明道為心令議者不得以迂闊非之則斯文當日新庠序當日興子衿之刺不作矣豈惟是哉使天下之人農工商賈皆不墜其先人之業各善其事則家日以益富生

日以益厚安有壞家毀屋者哉余於此重有感焉故併書使刻之石後之人其尚思余言毋俾其成之難者敗於易也今天子崇信道德凡兹山之田皆已復其租矣衣食於山中者盍亦思庶人帥子若弟終歲勤動以供賦役而吾乃得優游消揺茹蔬飲水以自樂其道宜何以報帝力哉羅君方以道術受知聖明其必有以也

南涇道院記

淛右之地水居十七其勢汪洋沮洳往往而是水行之

道可以通舟楫土人謂之為涇嘉興城西南五十里而遠曰秀涇有張氏者居其地德祐之末燬於兵火張君全真迺改築於秀涇之南所謂南涇者也既而其妻死不復娶闢以為道院脫儒冠著道士服翛然獨處以頤性養神為事凡田疇所入悉以供土木工佔中為殿堂祠玄武神其背為延真之閣講道之堂其左右為栖士之舍其陽為迎仙之橋放生之池因池為堤列樹松柏梅竹又南數十百步有大樸數百年物作菴其下曰樸

菴阪塘環縈林木蔽翳境物潔盛清人心目故遊方之士樂其處而多至焉蓋經始於至元丙戌歷十有餘年而後成亦勤矣哉人之生也自非聖賢莫不有所役或役於名或役於利大有所求則大役小有所求則小役總總如也割去世累優游恬澹以求自適雖未為無所求其視汲汲於名若利匍匐顛仆於汙穢之塗規毛髮衣食以嫗煦妻子相去豈不遠哉初松江修竹胡氏事玄武甚嚴其家火而神像儼然獨存張君迎歸構殿以

祠之上梁之日雨幾不克建張君禱焉俄有白鶴廿八從東北來翔翔其上良久西南去雨隨巳而大雨於西南三里之外何其異也上强山僧靖達從吾遊道張君之為人且道其意乞文記其始末故表其言以為記

管公樓孝思道院記

按吳興志管夷吾之後有避地於此者人因名其地曰棲賢今烏程棲賢山是也其裔散處郡邑迨於今不絶吾妻仲姬所自出也仲姬名道昇父諱伸字直夫倜儻

尚義晚節益自憙鄉里稱之曰管公無丈夫子仲姬特所鍾愛至元廿六年歸於我皇慶元年以余官二品封吳興郡夫人夏五月賜告還家閒謂余曰道昇先人没而無後禮婦人內夫家而外父母家又不得祀公歲時奉嘗缺焉此不能不重哀思者每一念之未嘗不涕横集而心欲折也幸先人敝廬無恙意即是建祠俾方外士為之嚴事庶乎少紓予哀而其為久遠計也似亦可哉吾咨其孝又善其處是也得禮外意遂用其言為卜

相其宜剏樓三間以祠公及公之配周凡材竹甓石悉撤其舊而壹新之既成使道士掌之扁曰孝思道院又買腴田三十畝以供祭祀且足其食予時與仲姬往造其間祭饗從里俗亦足以少慰公之靈營也哉書事於石尚俾我後人勿替夫人之志云

碑銘

大元勅賜故榮禄大夫中書平章政事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贈推忠佐理翊亮功臣太師

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趙國公謚文定全公

神道碑銘

太祖皇帝既受天命略定西北諸國回鶻最彊最先附遂詔其主伊都呼第五子與諸皇子約為兄弟寵異冠諸國自是有一材一藝者畢効於朝至元大德間在位之臣非有攻城野戰之功斬將搴旗之勇而道包儒釋學究天人寄天子之腹心繫生民之休戚者惟趙國文定而已今上皇帝臨御之七年始行褒卹之典於是贈

公祖父官爵勲封越明年復賜碑墓道命臣孟頫爲之文當世祖時公爲平章政事臣爲兵部郎中趨走省闥識公爲舊承言論政知公爲詳敢不祗奉明詔公諱阿里雅薩理回鶻北庭人今所謂輝和爾也以父字爲全氏曽祖諱齊奇伊嚕伊納克妣庫爾濟蘇和琳祖諱諤爾根薩里贈保德功臣銀青榮禄大夫司徒柱國追封趙國公謚端愍妣張氏追封趙國夫人父諱奇塔特薩里早受浮屠法於卓沁穆爾格博迪沙師圓通辯悟當時咸

推讓之累贈純誠守正功臣太保儀同三司上柱國追
封趙國公謚通敏妣李氏累封趙國夫人初通敏公從
父自燕還北庭生公兄弟三人已而被名留妻子北庭
公兄弟稍長奉母東求其父歲餘至雲中得通敏公居
三年公從國師巴咱瑪克學浮屠法不數月盡通其書旁
達諸國及漢語世祖知其才俾習漢文書頃之遂通諸
經史百家若隂陽歴數圖緯方技之説靡不精詣會國
師西還攜與俱歲餘乞歸省師送之曰以汝之學非為

我佛弟子者我敢受汝拜耶勉事聖君相泣而别比至
闕師巳上書薦之裕宗得名入宿衛日以筆札侍左右
至元二十年冬有二僧西來見自言知天象上召通象
胥者數輩與語莫能解有圖烈者言公可使立名與語
僧乃屈謝不如上大悦明年夏擢朝列大夫左侍儀奉
御秋置集賢館命公領集賢公請以司徒色埒黙領之
乃以公為中順大夫集賢館學士兼太史院事明年夏
遷嘉議大夫明年春升集賢大學士中奉大夫明年春

進崇德大夫尚書右丞並兼太史院事冬拜榮禄大夫平章政事兼集賢大學士太史院使廿八年乞解機務以為集賢大學士三十年加領太史院事自初授官至是凡八遷並兼左侍儀奉御明年世祖登遐裕聖皇后命公帥翰林集賢太常禮官備禮冊立成宗即皇帝位明年春以翊戴功加守司徒大德三年復拜平章政事十二年春成宗晏駕哀慟成疾秋八月十有七日薨於大都發祥里第年六十三以是月某日葬城西南罔子

原通敏公兆次公開明廓深喜怒不形於色仁足以立政智足以周物明時務識大體初為世祖所知而勸以治天下必用儒術江南諸老臣及山林藪澤有道藝之士皆宜招納以備選録於是置集賢院下求賢之詔遣使天下天下聞風而起至者悉命公館之禮意周洽皆喜過望其有不稱旨者亦請厚賚而遣之以勸來者而集賢長貳極一時名流盡公所薦用又請置國子監學官增博士弟子員優其廩既學者益衆及尚書省立僧

格用事詔公貳政公固辭上怒不許僧格日横引用羣小以為腹心公彌縫其間小者損益大者力諫初猶信用久漸乖違又立徵理司徵責財利天下囹圄皆滿愁怨之聲載路會地震北京公極言地震職此之由上詔罷之盡以與民詔下之日京師民相慶市酒為空僧格益怒數奏公沮格及僧格敗公一無所汙然猶坐累籍没僧格臨刑吏以公為詰僧格曰我惟不聽彼言以至於此上知公無罪詔還所籍財產裕聖皇后聞其廉正

賜以金帛辭又命所籍未盡還者還之又辭成宗即位賜楮幣二十萬緡迺受初成宗在潛世祖聖意已有所屬成宗屢遣使名公公託疾不往及成宗儲位既定索棋具於公公始一至其邸成宗曰人誰不求知於我汝獨不一來我非為棋具正欲一見汝耳汝可謂得大臣體矣元貞大德間得賜坐視諸侯王者才五六人公必與焉上嘗謂近臣曰若全平章者可謂全才矣於今殆無其比左右或呼其名上必怒責之曰汝何人敢稱其

名耶公歷事兩朝餘二十年通夕未嘗安寢或一夕至
再三名日居禁中經綸天下之務雖妻子未嘗聞其所
言每一政出一令下莫能知其自公也有譖公者公不
辯而上亦不疑及公罷政有劉監丞者言公在太史多
言災祥事預國休戚大不敬上大怒以為誹謗大臣當
抵罪公頓首曰臣不佞賴陛下含容天地之恩也若欲
寘劉罪臣恐無復為陛下言者上怒不已公力爭之乃
得釋公所為類如此公平生雅好推轂士由公進者凡

數十百人位至公卿大夫者不可勝紀而未嘗有德色前後所賜金玉束帶裘服弓矢寶器常辭讓不敢當嗚呼若公者乃可謂大臣者矣公娶郜氏封趙國太夫人子男三曰岳住資善大夫隆禧院使力學為政有父風曰玖珠翰林侍讀學士中奉大夫知制誥同修國史卒官曰邁珠早世女一適榮祿大夫徽政院副使伊蘇孫男三曰布達達爾瑪安孫女一銘曰

世祖制治三五同風立賢無方如湯執中惟文定公始

事裕宗戰戰兢兢夙夜在公名聞天子為天子使一話
一言納民於軌既闢賢館亦集太史學究天人道通孔
李保我皇極烝我髦士萬國熙熙衆生濟濟權臣怙勢
羣小並起皎然芙蓉出於泥滓成宗當陽帝貽孫謀惟
公佐之益闡大猷其心孔休其政孔修物無不周義無
不由成宗賓天公亦長逝生死以之君臣之義斯民之
悲哲人之淚竹帛煌煌千載無媿繼述濟美褒榮斯備
刻辭豐碑用勸來裔

故昭文館大學士榮禄大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贈純誠佐理功臣太傅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喀喇公碑

粤若稽古唐虞三代之時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君臯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臣明良相逢道同德一天為之清地為之寧四海晏然萬物咸遂是皆有以開乾坤之運鍾川岳之氣故能致雍熙之和立太平之基更數千載具事紀於詩書不可誣也惟我世祖聖德神功文武皇

帝躬神武之姿心仁厚之德混一區宇視民如傷中統至元之間民物熙熙知有生息之樂葢將參堯舜而四三代時則有以道事君不詭不阿濟世於時雍若皐夔稷契伊傅周召之為者則魯國文貞公其人也公諱博果密自祖父海蘭伯而上世為喀喇部大人海蘭伯事王可汗王可汗滅帥麾下適去太祖皇帝虜其全部以歸第十子雅克蕈年十餘歲分賜莊聖太后性恭謹善為弓服事世祖皇帝不離左右配以高麗美人名長姬姓

金氏生五子次二為公公幼事裕廟於東宮聞因簡衛
士子俾師贊善王恂恂從北征而太傅魏國許文正公
衡為國子祭酒公時年十二眉目秀美進退詳雅已如
成人父知其非常兒請於上欲教之讀書有旨入國子
學師事許公性强記日頌千餘言有問必及綱領許公
亟稱之謂公必大用於世名之曰時用字之曰用臣起
家為利用少監出為燕南河北道提刑按察副使尋陞
提刑按察使嘗使河東道遇飢民死徙相屬因便宜發

廩所活數萬人歲旱行部所至輒雨入為吏工刑三部
尚書僧格得政公數與之爭事於上前僧格怒切齒於
公使西域賈人詐為訟冤者遺公美珠一篋公却之已
而知其謀出於僧格因謝病免拜翰林學士承旨奉使
燕南公弟伊埒薩巴與徹爾等間劾奏僧格上怒捕繫
僧格遣使者趣召公還入見語連日夜卒誅僧格僧格
誅命公為丞相公讓太子詹事旺扎勒時上春秋高成
宗將兵北方位號猶未正公謂相東宮舊臣則衆論自

定國家自安矣上默然良久歎息言曰卿慮及此社稷之福也於是旺扎勒為丞相而公平章政事僧格時賣官高下有定價上自朝廷下至州縣綱紀大壊在官者以掊刻相尚民不堪命往往起為盜賊公與諸公謀議欲革僧格獘政首名用舊臣為僧格所斥逐者尤重大學知名之士使更相薦舉雖毫髮之善亦無所遺僧格之黨唯實都納蘇羅丹默呼王濟等罪狀尤著則劾治而誅之其餘隨才拔擢待之無間繇是人情翕然悅服每

遣使必慎擇其人使還問之以所至長吏為政善惡之狀其自四方來者亦然參伍相驗無能欺者苟政績尤異輒上聞或賜璽書或賜衣物隨加遷擢故當是時百官得其人萬事得其理陰陽調和年穀屢登庶民樂業海内大治世祖暮年以天下事屬之於公嘗謂公曰太祖有言國家之事譬右手執之復佐以左手猶恐失之今我為右手左手非汝耶上每與公極論治道古今成敗之理至忘寢食或危坐達旦謂公曰曩與許仲平論

治仲平不及汝遠甚先許仲平有隱於朕耶抑汝之賢過於師耶公皇恐謝曰臣師見理甚明臣之所聞知何足以跂其萬一第臣師起於布衣君臣分嚴進見有時言不克究臣賴先臣之力陛下撫臣兄弟如家人兒子朝夕左右陛下又幸聽其言故得盡言至此上又嘗撫髀歎曰天既生汝為吾輔佐之臣何不前三二十年及吾未衰而用之也已而顧謂侍臣曰此吾子孫之福也或上書謂征流求國及徵江南包銀有詔集百官議而

行之公力請於上為寢其事公以朝廷庶政多仍襲前代第求詳於簿書稽古禮文之事頗缺而不講巳奏得旨與文學之士共議定為規制使萬世可以循守用事之臣有不便者力加沮抑故其事中輟識者至今為恨太尉巴延受遺詔立成宗名公共定大計丞相欲入亦拒不納成宗立以公為先朝腹心之臣尤加禮重事有不可行公必侃侃正言援引古今復甚力上聞之悚然雖巳成命數奪而止公在中書同列頗嚴憚公或以私

意干政公輒拒不從繇是深以為怨會公以疾在告上亦不豫久因搆公與丞相有隙出公為陜西省平章他日聖體稍安怪公不預奏事問知其故大怒責丞相以為欺立召公復入中書公體素弱至是氣羸益甚上以御史臺事簡拜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領侍儀司事公已去朝廷之政稍紊於其舊久之丞相頗覺為同列所誤不得與公共事引咎自責流涕滿襟未幾果以累聞於是朝廷益知公之賢公在御史臺

監察御史及各道廉訪使者多擇士人為之患吏不知
義理言通一經一史試吏及勸上降詔勉勵學校議行
科舉所以苟法如按官吏犯贓子不得證父妻妾不得
證夫主皆仁政之大者公慮諤勒哲之後大臣中無可繼
之者乃薦達爾罕哈喇哈遜自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台
拜丞相嚴重守正卒有功於社稷武宗出鎮北邊百官
郊餞欲與公易所騎馬公謝不敢當第獻所騎馬明年
使者自塞上來賜公名鷹一葢武宗已屬意於公矣公

喜劑量人才聞人有善汲汲然求之唯恐不及今之朝士凡知名天下者皆其容也世祖知公之貧數厚賜公公悉以分昆弟故人之家無所遺餘子孫所仰唯第宅碾磨之類蓋賜物之不可分者公薨於大德四年闕月十七日年止四十又六天子震悼士大夫哭泣相弔是月廿七葬大都西四十里東安祖之原葬之日都城之民為之罷市公得君而不恃得人而不滿居高位而自卑若不足天下視其身進退為朝堂重輕十年武宗追

念其忠贈純誠佐理功臣開府儀同三司太傅上柱國追封魯國公謚文貞夫人寇氏王氏皆魯國夫人寇氏前卒生子回回今為淮西廉訪使王氏御史中丞薊國文正公壽之女生子庫庫今為集賢待制二夫人皆與公合葬父官至衛率贈開府儀同三司上柱國追封晉國公母晉國夫人祖父贈光禄大夫上柱國追封河東郡公祖母河東郡夫人世祖臨崩賜公璧一曰汝死持此來見我故公之薨與璧俱葬君臣之義死生不渝如

此銘曰

大哉有元皇皇世祖仁明而武以一天下天下既一帝賚良弼整我皇綱儀爾百辟於唯魯公百辟是儀篤學力行聖賢為師利用是監按察是司入長天官天官惟時迺董考工百工攸宜迺領司寇直哉無私爰陟辨章百揆咸敘無言不讐帝所倚注誅鋤惡草長養嘉穀晚領臺綱朝廷是肅父父子子夫夫婦婦下毋證上風俗益厚當是之時陰陽和平雨暘時若百穀熟成薄海内

外於變時雍匪公則賢維帝任公昔在唐虞臯夔稷禼殷周之世伊旦孔碩公之事君動與道俱雖古名臣何以加諸帝將上天白璧是授公今雖沒在帝左右王城之西巍巍高墳樹之松柏鬱然如雲盛德之源澤流子孫凡百有位視此刻文

程氏先塋之碑

至元二十四年孟𩔰自布衣蒙恩擢兵部郎中時員外郎程君天錫實為同僚以故知之為詳君天姿樂易未

嘗見慍色家既饒財好士而能施視人之急難若已處之有求者輒與無所靳其居官不避事與之處愈久而無怨古之所謂豈弟者君其近之孟瀕自兵部遷直集賢君陞郎中孟瀕既外補君乃閒居不復求仕進徜徉閭里閒自樂而已元貞元年孟瀕蒙恩名至都下見君顏貌如渥丹視在兵曹時不加老然後益知其所養者為不淺淺也一日謂孟瀕曰禹圭家世居蒲金末自蒲來燕居燕者三世矣墳墓皆在燕自曾祖而上皆葬於

蒲道里之遼遠譜諜之散亡葬於蒲者既已不可得而考矣既往者不可得而追矣而今而後不思所以傳久遠則葬於燕者又安能久不泯哉知我者莫如子圖所以傳久遠者莫如子之文子其為我圖所以傳久遠者盍顒識君且十年其交情如一日欲辭則不可乃按其行狀敘而銘之按程氏其先蒲州人世以農為業曾祖諱浩字浩然性機巧凡工事無所不解由是舍農而工技藝之精出儕輩右年八十四卒妣羅氏祖考諱璋字

彦玉資剛毅以倜儻見稱善商賈之事遂以致富當金之亡來居於燕程氏之居燕自彦玉始年八十三卒妣王氏考諱震字伯威仕聖朝為人匠打捕鷹房總管慨慷不拘小節既耄乃謝事年八十三卒妣路氏治家愿而有別年八十五卒歲庚戌總管府君卜新塋於故燕都陽春門外三里莊以葬祖考戊辰新作大都而塋域當御道是歲八月程君乃改卜於看舟造吉村之原自曽祖而下三世皆徙葬焉去古既遠好名者衆爭取先

代賢臣名士高官大爵者冐以為其所自出不知誣其祖之為過之大也程君獨不然書其行事務不失其實亦可謂淳實不欺矣抑余觀程氏累世壽皆至八十餘至程君起家為郎光顯一時家事殷厚優游佚老年六十餘若四十許人而二子又皆秀發足稱其家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意其上世積德之厚故天之報施若是耶其餘慶蓋未艾也君娶李氏大都人二子長曰昂霄次曰仲霄銘曰

元貞元年乙未七月朔日作程氏先塋之銘維程氏家本農也居於蒲阪聖元割金爰徙薊丘既富壽昌看舟造吉實為燕程始祖之藏施於後人其子子孫孫世享之

郝氏先塋碑銘 元復初製序

芒芒往古得姓維均孰非積善而後克振郝氏之先出太昊世裔孫封殷以來為氏秦漢梁周咸有聞人至唐益顯位於相臣金有宛平卓魯之化從金居汴入元從

霸卒葬盧師為燕始祖四子皆賢有孫孔武弼亮贊襄
衮職是補慶延祖考大啓土宇土宇既啓再世維公孰
匪象賢其先克封盧師之原山川之會何以樹之維松
及檜曰昭曰穆敘葬於斯子子孫孫聿來孝思維孝維
忠天監不遠我作銘詞百世其勸

松雪齋集卷七